

連載小說 —— 真心為你 ■ TIGA

瀛苑副刊

我夢到我在月台上等捷運，那個令我動心的她，突然出現在身旁。我開始變得呼吸急促，心跳加速，她也轉頭過來對我微微一笑，但是她的臉卻面無血色的蒼白……

我想，到目前為止，最令我遺憾的一件事，大概就是沒有個女朋友吧！

我知道，這裡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但是活到了大二這 20 歲的年齡，誰不想在寂寞難耐的夜晚裡，有個可以談心的人。

雖然讀的是陰盛陽衰的中文系，但是只能嘆有緣共聚一堂，但無份共度白首。令自己有些感覺的，皆已名花有主的死會了。所以這就是我純情少男內心深處小小的缺憾了。

我的學校在那淡淡的小鎮上，其實並不太喜歡現在鎮上越來越商業化的感覺，我還喜歡小學六年級校外教學，第一次與小鎮見面時，站在渡船頭上，望著渡船在雲霧繚繞的對岸，從迷霧中緩緩浮現，夾雜著稀疏的人聲和幾滴濃愁的春雨，那種夢幻迷人的感覺，大概是真正認識美麗的開始吧！而不是像現在，總多了點臭銅味。

隨著捷運的通車，帶來了更多的世俗與都市的污染，但無可否認的，捷運也帶給民眾一個方便迅速的生活，而我現在就坐在列車那最後一節車廂，習慣的位置上。

其實我並不喜歡車上的座位設計，這種所謂的「相親座」，對於還時常害羞的我，是一大困擾。因為在遇到美女相對時，往往只好尷尬的假裝睡覺了。

剛出了關渡的隧道，豁然開朗的舒暢，迎面而來的是一道鋼鐵的彩虹和淡淡的河水。

今天只有兩節【中國文學史】。要不是那可恨（又可愛？）的死黨——大黃，又要帶我去看他的最新目標，我現在可能還在那有點臭但很溫暖的被窩中昏死。

心裡一陣嘀咕之時，竹圍站到了。

列車緩緩的駛進了站內。乘客魚貫的上車下車，一切皆是那麼平常，彷彿成為一則公式。就在這平凡的瞬間，尋常的公式毀滅了。

因為她的出現。

她坐在我的對面，典型的「就相親位置」。但是她不只令我害羞，更令我心碎。

她不是所謂沈魚落雁、閉月羞花的美女，但卻讓人感到一種莫名的感動與衝動，只能很籠統的說她有一股潛在的危險因子，散發出美麗清秀的氣質，至少我感覺到了。

我想，我是比村上春樹幸運的。因為她只遇到了100%的女孩，而我卻遇到了200%的女孩。

沒想到她跟我讀的是同一個學校。

離開了捷運車站後，我們一同搭上了學生專車，駛向校園。

她是上帝的使者嗎？為何從前都沒看過她；難道上帝發現了嗎？我那空虛已久的心靈，亟需某人來溫暖。

在她纖纖玉指上拿著一本【中級日文】。喔！日文系的，太好了！聽說大黃新的目標也是日文系的，這樣我們就可組個策略聯盟，共同奮鬥了。

專車到了學校，下車的人群激起了一陣混亂。吵雜中，我失去了她。

「沒關係！」這樣安慰著自己。畢竟明天還有機會見到她，而且又知道她的科系了，那夫復何求呢！

「小杜！小杜！」不用轉頭就知道是大黃的嚷嚷。「我咧！小杜！你今天沒蹺課呀！」他依然慣有的誇大語氣。

「你今天不是要帶我去看你的新目標嗎？」

「啊！我都忘了！」他很誇張的敲了一下頭。

「她這一節有課，我們趕快去找她吧！」急忙的說著。

「那我們的【文學史】怎麼辦？」我問。

「豬頭！當然是蹺掉囉！」他浮起一絲笑意。

跟大黃認識已經十幾年了。從小學到大學，我們不是同班
就是同校，追過幾次他的經驗，更是一個最後，而且到現
在，還是每戰皆墨，連敗的沒追到。因為我已從國中開都十
八年了！他天天去直線上升，而我的體重，便體、累、負、債、累。

不過，我真的很羨慕他開朗、樂觀、外向的個性，至少比
我有點「閉俗」的個性好吧！

文學館的人潮依舊，上下課的人群在樓梯間交錯紛亂，形
成一面雜沓的景致。

費了一番力氣，才擠出了這道人龍，往教室前進。

「大黃，你是怎麼發現到這個新馬子？」我問。

「參加鋼琴社熬到的囉！」（天！鋼琴社！你是想泡美眉
吧！大黃！）

「歐嗨叻！」已經開始上課了。

我們鬼鬼祟祟的潛進了教室，坐定了最後排的位置，也引來了一些充滿可疑的目光。

「沒看到她耶！」大黃環顧了四周，有些沮喪的說。

「問一下別人好了！」我說。

他點點頭。

「請問宋樺霏來了沒？」他輕聲的問旁邊綁著俐落馬尾，有點可愛的女孩。

（宋樺霏，好個美麗的名字。）

「沒有喔！今天都沒有看到她喔！」馬尾妹妹連聲音也很可愛。

大黃像個洩了氣的皮球，用充滿著失望的眼神看了看我。

我也聳了聳肩，無言以對。

我們鬼鬼祟祟的潛出了教室，同樣引來一些狐疑的目光。

「不要緊！明天再帶你來看！」他還是一派的樂觀。

老實說，其實我並不在乎。也許人都是自私的。我在意的、魂縈夢繫的，是明天還能再見到那清麗的女孩嗎？

一陣飄逸的鋼琴聲從教室裡優雅的襲來，我不禁的回過了頭。還來不及質疑為何會有音樂的同時，我看到她了。

她就坐在充滿日文的黑板前，時而抬頭聽講，時而低頭抄寫，我已經入神了，彷彿在欣賞一幅傳說已久的名畫。

但是我還是失了神，就在她轉頭對我淺淡一笑的瞬時。

為什麼大黃都沒察覺呢？

就這樣，心慌意亂的渡過了一天。

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走進浴室，沖了個冷水澡。企圖試著任那水柱，並刷掉一些對她的迷戀與熱情，不然，我的眼、我的心，將滿滿的都是她，而靈魂也將填滿著她的一切，剩下的只是一副無我的軀體。

離開了浴室，想確認一下我回來了沒。

我姓杜，今年二十歲，就讀淡江大學中文系二年級，今天早上愛上了一個不知名的女孩。

雖然還是有點昏昏的，腦細胞也死了不少，但我也稍微冷靜下來了。

晚間新聞依然是一些有的沒有的。不是那幾個政客又在吵吵鬧鬧，就是哪裡又有什麼意外發生。這個社會已經失去了秩序，因為缺少了浪漫。

現在只想好好睡一覺。

「鈴！鈴！鈴！」是電話，但我已經不省人事了。

「小杜！電話！」媽在喊。

「喂……」我仍在半夢半醒之間。

「小杜……」是大黃。

「哦，什麼事？」我還是沒醒。

「……」沈默。

「沒事的話，那再見了。」我實在好睏。

「宋樺霽死了……」他很小聲，但是哽咽的。

「……」我完全清醒了。

宋樺霽在昨晚（三月二十七日）七時三十五分騎乘機車經過承德路七段麥當勞前時，遭後方砂石車追撞，當場死亡。

大黃終於哭了起來，我也哭了……。

我為什麼對一個陌生人的死那麼悲傷呢？

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是前年外婆的去世。一個早上還替我準備早餐的慈祥老太太，下午就因為車禍，而變成躺進冷凍櫃掛上編號的屍體。

那時我並沒有流淚，只是一直在思考人為什麼如此脆弱。看著瑟縮在角落，那個肇事機車騎士臉上的驚恐與害怕，我竟然開始同情他了……

是他造成了外婆的死亡，我應該恨他才對，但我卻沒有。

因為我們都不了解死亡是怎麼一回事，只清楚的知道，每個人都可以用任何方法，輕易造成死亡的事實。

外婆是脆弱的，騎士也是脆弱的，每一個人都是脆弱的，所以我們面對死亡都是無能為力的。

到了外婆出殯的那天，我還是哭了，而且是到場最傷心的。因為實在是忍不住了，我也是一個人啊！

這一次，又一次與死亡產生關係，竟然是充滿陽光氣息的大黃帶來的。

我大可不必為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如此悲傷，但還是難過了一整晚。

因為她的人生還沒開始。

如果故事的情節改變一下，說不定大黃和她會墜入情網，感情持續穩定的發展，過了幾年，他們結婚了，生了一個活潑的胖寶寶。大黃很驕傲，又很欣慰的抱來向我炫耀，當我抱起那活潑的寶寶時，不經意的撇見了大黃和她那充滿甜蜜與笑意的短暫相視，滿室洋溢著幸福與希望……。

畢竟這一切都不可能了。

也許這樣的傷心都該怪罪我的多愁善感吧！

今晚真是糟糕的一夜。

頭腦沒停的想著並且悲哀著，反覆的在新的憂傷和舊的憂傷之間打轉，到了半夜三點多才勉強入眠。

之後，連夢也是悲觀灰色的。

我夢到我在月台上等捷運，那個令我動心的她，突然出現在身旁。我開始變得呼吸急促，心跳加速，她也轉頭過來對我微微一笑，但是她的臉卻面無血色的蒼白。

在毫無預警之下，她緩緩移動步伐，向軌道前進，輕飄飄的跳下軌道，我嚇壞了！奇怪的是其他人似乎都沒察覺，仍然若無其事的做自己的事。

我想呼救，但叫不出聲；我想搭救，但動彈不得。

列車駛來了，慢慢接近，慢慢接近，佇立軌道上的她。

「碰！」眼前一片血紅，只見掉落在腳邊的一本【中級日文】……

我驚醒了，身上是萬分的疲累與滿頭冷汗。

春日的朝陽靜靜的撒落一地，雖然聞不到花香，但鳥語卻不斷的持續在耳際。這應該是滿懷希望的一天。

所以決定忘掉昨晚的悲哀，重新振作起來，好好的安慰大黃，也為自己療傷。

七時十五分。今天第一節就有課。

出門前，誠懇的希望今天能看到她，這是出於理性。但還是深怕夢境成真，這是出於感性。

我想，我多慮了。

列車默默地行駛著。

車上的人不多也不少，大概每個人都有位置坐。我依然坐在習慣的最後一節車廂。

進入了關渡隧道，隨即陷入一片黑暗之中，我的心彷彿也重新墜入了昨晚的憂傷與哀怨。

「此時此刻，唯一能拯救我的，就是妳了。」

忽然覺得一陣可笑。

「你是一廂情願吧！小杜！你真的認為還能再見到她嗎？！你們只不過是萍水相逢罷了！省省吧！」心裡響起了這樣的聲音。

可能真的是如此吧！

列車輕巧的滑進了竹圍站。上下車的人群在我眼前閃過，一陣琴聲就在同時飄起。

悠揚的樂聲繚繞在耳際。仔細聆聽之下，是「安魂曲」，
安慰靈魂的樂章。

但是，又為什麼呢？

音樂消失了，她也安穩的坐在我的對面，手上拿著【中級
日文】，一切似乎都是那麼的順利。（未完，待續。）

2010/09/27